

話 劇

新的開端

小 溪 編

長 安 書 店 出 版

新的開端

(話 劇)

小 溪 編

長 安 書 店 出 版

西安东大街318号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02

陝 西 省 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西安东四路105号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64 印張: $\frac{1}{2}$ 字數: 11,000

1959年9月第一版 1959年9月第一

印數: 1—6,000

統一書号: T10095.610

定價: (乙)0.05元

72清

人 物

張利軍，某工廠車間主任。五十多歲。

劉 宏：青年工人，二十多歲。

淑 珍：利軍之妻，家庭婦女，五十歲。

亞 玲：利軍之女，初中一年級學生。少先隊員。

張樂平，利軍之子，高中二年級學生。

王老師：樂平的班主任，四十多歲。

陳培明：樂平的校友。

張 豪：樂平的同學。

李 剛：樂平的同學。

樂平的同學敵人。

长安书店出版读物目录

雨夜救母(秦腔现代剧)	李劫人编	定价一分
夫妻之福(秦腔现代剧)	程辰生编	定价三分
全民抗战(秦腔、梆子、快板)	王德信、王德信	定价七分
李福会堂(秦腔、快书)	范广乾、许南群	定价四分
砂子岗(秦腔折衷剧)	安国新、魏国瑞整理 魏国瑞、砂子	定价六分
忘我的人(梆子现代剧)	廖 璇编剧	定价一角四分
争上游(梆子现代剧)	魏成福编	定价五分
老两口入公院(梆子、快书)	富全、范昌乐、邵年、李作	定价四分
革新象浪翻(快板)	宋九林、胡天升编	定价四分
小金姑拜母(快书)	邵永学编	定价四分
在勤工俭学中(话剧)	王永孝、胡天升编	定价四分
拾麦穗(儿童剧)	范 洪编	定价四分
牛司令和猫公主(儿童歌舞剧)	杨 昌编	定价五分
碎骨命案(小说)	张广德编	定价一角一分
参观公社(小演唱)	张横辉、康正彪编	定价四分
民间故事七辑	曹卓、裕和、李文育等整理	定价八分
民间谚语(一)	孙良收等整理	定价五分
谜语选(五)	长安书店编辑部选编	定价四分
延河畔变化唱不完(诗歌)	范 洪编	定价四分
新诗歌选	长安书店编辑部选编	定价四分
王保京的故事	郑定宇、任世昌编	定价一角
新儿歌	金 虎、吴引波编	定价四分
小幻术	刘运旺编著	定价二角七分

靜 謐 的 開 場

(第一幕)

- 時 間：一九五八年夏天的一個早晨。
- 地 點：某工廠車間主任的客廳。
- 布 景：一座普通的房子，四面直通院落，左邊門通內屋。右面是寬大的窗戶，屋內陳設簡單而整潔。窗台上放有兩盆花草，整面牆的壁上一張，上面有台灯、學習用品等等。窗下有一書架，擺着許多書籍。右面牆角設草人床一張。屋內有長桌。桌子中間設圓桌，一張上有茶具，牆上貼有毛主席像和宣傳海報。早晨的陽光從窗戶射進來，屋內顯得明亮而溫暖，給人一種舒暢的感覺。
- 第一場：車間主任王德林坐在沙發上，手裏拿着一支筆，低頭沉思。他面前放着一張紙，上面寫着“我騎着馬兒過草原，草原處處綠油油，手

提菜籃，到亞玲身邊，亞玲突然發覺。

亞 玲：啊！媽媽回來了。

淑 珍：快作你的功課吧，（把菜籃放到桌上，到內屋取出一小篩，坐下摘菜）

亞 玲：（看看窗外）媽媽，你看今天天氣多好啊！

淑 珍：（慈愛地）是啊，是好天氣，毛丫頭，又想出去玩兒了，你的功課作完了嗎？

亞 玲：（高興地）只剩一點了，媽媽，今天是星期日，爸爸哥哥一會兒都會回來的。

淑 珍：說不定馬上就回來了。亞玲，快把那點功課作完，待會爸爸回來，好帶你上街去玩，煉了好幾天的鍋了，還沒出門哪，你說好嗎？

亞 玲：好的。媽媽，明天我們還要到農業社去，幫農民伯伯收玉米哪。今天“初二”去啦，明天就該我們“初一”

啦。（帶停，依偎在媽媽身邊）媽媽，爸爸回去一定會給我帶個最好的東西吧？

淑 珍：（微笑着）那當然啦。

亞 玲：也許是個日記本，我那本已經用完啦，……（想了想）不，還是買本書好，我給爸爸說過了，老師講了保爾的故事，媽媽，保爾真英雄，打德國鬼子呀，為祖國勞動呀，真勇敢哩！爸爸要給我買本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”帶回來，那多好呀！媽媽，你說呢？

淑 珍：亞玲，你真是媽媽的好孩子，爸爸一定會帶回來的。（亞玲離開媽媽身邊，咕嚕又哼起小調，坐到椅子上做功課，淑珍摘完菜擦桌子，這時門砰的一下開了，樂平氣凶凶沖進來）

亞 玲：哥哥回來了！

樂 平：（把書包往床上一扔）回來了！

淑 珍：（驚惶地）啊！樂平，怎麼啦，學校

发生了什么事嗎？您怎么不高兴？生病了嗎？（上前摸乐平的头）

乐平：沒有，媽媽，

淑珍：那是累了吧？

乐平：不累。

淑珍：那怎么了？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乐平：（生气地）媽媽你不知道，現在我們學校變得不象樣子了，上課不正規，整天是勞動呀！开会呀！搞這運動，搞那運動！老師、學生天天忙的团团轉，學校，唉！簡直成了煉炭廠啦，整天鉄錘“喀哩咕咚”震得人腦子直發疼，到處是煉鉄、煉鋼、煉焦……分四班日夜苦戰，我們都變成燒窯工人啦！

淑珍：（莫名其妙）乐平，勞動可是個好事呀！你爸爸是個工人他半輩子手沒閑過，咳！孩子，解放前的苦他也受够啦！（心酸地）

乐平：（更生气地）好，好，我的好媽媽！你在家里知道什麼呀，照這樣下去，

我得上三年高中能学点什么哩？三年，一年的时间也只能和爸爸一样，当一辈子的工人。

淑珍：乐平，难道你愿意当工人？对吗？旧社会咱们可有什么法子呀？谁还愿意去挨老板的打。

乐平：你再别说过去，过去和现在是两回事，还是说说眼前的吧。明天，明天我们就要搬到工厂里去，住到那，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。妈妈，你想这样能学好吗？（稍停）吃饭还要自己掏钱。

淑珍：大家都去吗？

乐平：都去。

淑珍：乐平，那你先吃点东西，我给你准备准备。亚玲，给你哥哥把点心拿来。
（亚玲跑下）

乐平：亚玲，不用拿了，妈，我不打算去。

淑珍：（焦急地）孩子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大伙都去，你也沒病，呆在家里做什

么哪？学校的事情，不去，老师会批评你的。

乐平：（坚决地）批评，批评就让他批评吧，反正我不去！

淑珍：（关切地）好孩子，你可不能和媽媽为难哪！你知道，你爸爸是个工人，是个共产党员，他一輩子是个硬骨头，没在別人面前丢过脸，乐平，你也不能給你爸爸丢脸呀！

乐平：媽媽，可我是去上学的，不是去劳动的呀，要劳动等我馬上工作好了，何必拿上自己的錢去劳动呢？我才不去呢！

淑珍：乐平，你要去，我在家里，不知道你們学校近来搞些什么，可是我相信学校决不会把你們引到歪路上去。（坚信地）共产党就是咱們的亲人，咱們的命都是党救活的，孩子放心吧，只要跟着党走，就永远也不会走錯。唉！以前的苦日子总算过去了，咱們

的生活比过去好多啦，这你才算上到高中。我和你爸爸我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，总盼你好过上个学，得点学问，将来替人民做事也方便。

乐平：妈妈，你再劝劝了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咱家过去的苦日子吗？还是为了这个，我才努力地学习着，再有一年我高中就毕业了，将来能考上个工业大学，也不辜负老师对我的希望，妈妈你记得我常说的那位数学教员胡老师吗？（淑珍点头）他是最尊敬的老师，常常给我说：“乐平，你可不能和他们那些学生一样呀！你有前途，数、理、化学得好，这是你的本钱。”还希望我将来在数学上有所成就，当个工程师什么的……。妈妈，这还不是为了国家吗？何必白白浪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劳动呢？要有那么多时间，我还不如进图书馆。劳动、建设，那是工人的事。

淑 珍：（焦急、气愤）尿平，你说什么？工人的事？难道劳动只是你爸爸的事、（屋外小孩声：“那伯伯回来了！”“噢！回来了！”）

（张利军推门进，尿平在床上不语）

利 军：哈！今天都在家里，尿平才回来吧？（对淑珍）你可不知道啊，够新鲜啦，新鲜啦！（把一卷报纸放在桌上并脱掉身上的外衣）

淑 珍：（上前接外衣，挂在衣架上）看把你高兴的，嘴里老是新鲜啦，新鲜啦！就象你一辈子没有见过啥一样。老头子，这回又是什么新鲜事哪？

利 军：哎！你怎么能知道呀，昨天我们厂子来了一百多个学生，住下啦！他们把车间当成课堂，说是要勤工俭学，还把我这个老头子当老师呢，你说这事哪儿见过呀！（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）噢！这是给亚玲买的那本书。

淑 珍：亚玲，亚玲。

（幕内亚玲应声跑出来）

亚玲：爸爸回来了。

淑珍：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书。

亚玲：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，爸爸，谢谢您！”

利军：拿去好好看吧。

亚玲：（大声喊）立正，敬礼。（少先队礼）

利军：嘿嘿！小丫头。（问乐平）噢！乐平，给我说说你们学校近来怎么样？（利军整理几天没见的放在窗台上的花草，并浇了点水）噢！怎么不说话呢？又和小妹妹吵咀了吗？

乐平：爸爸，不……

利军：不什么呢？这有什么关系，兄妹之间还没有个吵咀的时候，说说你们学校的事吧。（继续他的理花工作）

乐平：（有点着急）爸爸，我们学校……。

利军：是啊！我知道你们学校的勤工俭学……

定也搞的很熱火，是嗎？

乐平：（正着急地）爸爸，我可不……。

利軍：你倒不和以前一樣啦！這我也知道，
乐平，他還參加了那些勤工儉學的活
動呢？

乐平：什麼也沒有參加。

利軍：（惊奇地轉過身來）怎麼！學校沒開
展嗎？你為什麼不參加呢？

淑珍：他根本就不願意參加勞動。

亞玲：爸爸，哥哥就是不願意參加勞動，我
們學校也搞勤工儉學呢，老師不叫誰
去，誰就哭，可是哥哥叫去還不去。

乐平：（氣憤地）亞玲，你知道什麼？

亞玲：（口齒伶俐）我知道什麼？我知道你
不愛勞動。

乐平：你！你再就我揍你。（舉手要打亞
玲，利軍拉住）

亞玲：呵！不勞動還打人，羞……（亞玲從
正門跑下）

淑珍：（端菜盤向內屋邊邊說）乐平，我

們妇女在家也待不住，你在學校不知道，街巷也是开会呀！学习呀！还煉鋼哩。东头你李嫖嫖家的煉鋼炉子正在呼呼响哪，不信，你去看看，現在大跃进，誰也閑不下。（进內屋）

利 軍：是啊，你媽媽說的對，現在誰也閑不下，不愿为社会主义劳动的人，就是不愿意跟共产党走的人。乐平，究竟为什么呢？咱們談談吧。

乐 平：爸爸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談的，不过……。

利 軍：（溫和地）不过什么呢？你說吧。

乐 平：不过我就是想不通，一个学生，到學校就是为了学习，把学习搞好，这就算他为祖国尽到了責任，可为什么現在一定还要强迫他要去劳动呢？

利 軍：噢，这么說，你反对劳动。

乐 平：不！爸爸我并不反对劳动，可是我想，現在主要任务是学习，能抓紧一切時間把学习搞好，从大学毕业後，掌握

了高深的科学知识，不是能更好的为祖国劳动吗？想那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许多同学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报考师范学校，我当时也想去……。

利 军：这我知道。

乐 平：可后来……。

利 军：后来你不去了！

乐 平：是的。不去了，胡老师劝阻了我。他劝我上高中，他说高中有前途，他非常器重我，我也不能辜负老师的希望，后来就上了高中……。

利 军：要我說，你这位老师，可能有资产阶级思想。他并没有按照党的要求来教育你们，他所给你指出的路，在当时来说，是一条錯誤的路。

乐 平：（怀疑地）錯誤的路，爸爸，他可是位了不起的人呀！

利 军：（显得严肃）正因为他了不起，你才犯了錯誤，你才有今天的錯誤思想。

乐 平：爸爸，这有什么路沒路呢？就是我上完